

菲新政府與共黨和談的經緯及展望

羅石圃

艾奎諾夫人新政府，面對重重難題，何以在百廢待舉之際，首先將被囚禁的共黨要犯開釋，並要求共黨叛軍棄械和談？菲共在再興叛亂的同時，亦宣稱和談之門並未關閉，然而新政府何以遲遲未明令派遣代表進行和談？誰都了解各國共黨對談判，只是另一種戰場的開關，艾奎諾夫人何以自願墜入共黨的彀中？或是另有因素？與菲共和談，能否出現和平曙光？這些問題，都值得深入探索。

(一) 菲共為患的歷程與策略

羣島之國菲律賓，自一九四〇年代以來，即備受共黨的困擾，最初，菲共因抗日而稱爲「人民抗日軍」(HUKDALAHPS)，簡稱爲HUKS，亦即「虎克黨」名稱的由來。在日軍統治菲國期間，各地抗日武裝蜂起，菲共乘機在中呂宋組成「人民抗日軍」，進行抗日游擊活動。至日本投降，菲國獲得獨立，所有抗日武裝紛紛解甲，唯有「虎克」軍，強調民族主義，藉口菲奸須受懲治爲由，堅決反對赦免曾爲日軍服務的菲奸，對麥克阿瑟元帥認爲菲國不應排除有力人才之看法，大肆抨擊爲有損菲國民族獨立立場，乃繼續進行竄擾^①。

以「虎克黨」爲掩護的菲共叛軍，在廣大農村中，針對地主豪門欺壓佃農，及官吏貪污，致使平民備受迫害而無處申訴，遂標榜「鋤強扶弱，劫富濟貧」，對農民遭受地主豪門欺壓者，都出面打抱不平，諸如農民被豪門汽車撞傷或致死，拒不賠償，它即出面向豪門示警，表明如果不迅即安撫，即將血債血還。至果然受到報復後，便不敢再掉以輕心。他如地主對佃農有加租或收回土地之舉，「虎克」亦予阻止，使地主豪門慌於暗殺等手段的報復，亦不敢不將成命收回，無怪農民都視虎克爲他們的恩人與

註① 王國枝、許光泰編撰，〈菲共成立初期之發展〉——〈亞太地區共黨〉，匪俄問題研究中心出版，頁五五三—五六四。

福星。農民不但與剿共的軍警站在敵對立場，而且丁壯們亦志願參加虎克的夜間隊伍，從事打劫豪門。尤其每逢選舉時，虎克可以掌握農村選票，使有志問鼎府會者，都必須與它溝通而接受其條件^②。

菲共除以「虎克」為掩體，在農村中廣佈外圍，在都市，又有所謂民族主義團體為外圍。基於菲律賓人歷經三百餘年西班牙人殘暴統治，又被美國置為殖民地半個世紀，於獲得獨立後，知識份子都熱衷於保持民族獨立尊嚴。華府於和平移交政權予菲人後，對此一羣島之國，無論工商企業及貿易，既不能失去往來，而獨立後的菲國，更不能不歡迎美商的投資，尤其是斷不能不保留美國的市場，遂締結了「美菲貿易協定」——即 (Laurel-Langley Agreement)。兩國亦訂有「美軍基地協定」(the U.S. Military Bases Agreement)^③。美國在非維持有多處軍事基地，主要的有蘇比克灣海軍基地，乃第七艦隊的母港；及克拉克空軍基地，乃為美國海空軍巡迴太、印兩洋地區的中樞。對美國而言，這些在非島的軍事基地，乃為其本土國防的大門。美國工商人士在非，仍以主人自居，對菲人難免頹指氣使，而基地美軍更氣焰囂張，於酗酒後，為爭奪吧女舞娘經常發生醋海興波，使任服務工作的菲人遭到毆打。當地治安機構及法院對美軍罪犯，並沒有管轄裁判權，而美菲兩國的刑法又不相同，以致菲國知識份子，眼見在非犯罪的美軍不久便逍遙法外，目為華府對菲依然是以殖民地視之，民族主義遂油然而生。然以共黨擅長宣傳伎倆，知識青年遂在不覺中墜入了標榜「民族解放」的共黨彀中。菲共能在菲國知識界尤其在青年學生中，樹立各種偏狹民族主義團體作為外圍，便是以反美、排華為號召。華人在菲大都以勤儉積蓄而致富，惟共黨抨擊華人財富由剝削而來，以致菲國民族主義者，將排華與反美並重。

菲國政府鑒於獨立後，在百廢待興之際，面對四面環海的國土，在國防上自不能不倚賴美軍之保護，何況在美菲基地協定上，又可得到華府的軍經援助，且菲律賓的產品外銷，亦以美國為主要市場，加上美方對非貨又有優惠，自不能不對美商及美軍多所優容。而華人在菲的致富，乃由勤儉積蓄而來，成為此一羣島之國的經貿支柱，政府自不得不另眼相看。菲國每屆大選，在野黨人為爭取跨入政壇議壇，對當權者無不大肆抨擊，如抨擊當權派為美國「僕從」及向華人出賣菲人利益而從中取利，菲共在幕後操縱的民族主義團體，乃乘機契入，與有心問鼎政壇議壇者合流，進行反美排華運動^④。

(一) 馬可仕致力剿共何以反而為淵驅魚

回溯馬可仕於實施軍法統治的初期，於宣佈解散國會所有政黨與集會遊行的同時，將在野黨政敵逮捕下獄，解散私人保鏢武

註② 寇克 (Donald Kirk) 撰，「虎克黨為患菲律賓」，《華盛頓明星報》，一九六八、十二、卅一—一九六九、一、一—二。

註③ 羅石圖著「美菲基地談判的經緯與展望」，《問題與研究》月刊，第十六卷，第一期。

註④ 同註①。

裝及沒收械彈，所有被檢舉的貪污官吏悉予撤職，使經常受壓迫的平民，都因地主豪門遭到政府的打擊而匿跡銷聲，所有鄉民既都感到已獲出頭之日，無須再倚賴「虎克」爲之撐腰；使標榜武鬪奪權的非共「新人民軍」，在鄉村漸失去支撐其行動的據點。在都市，由於大選停止，及在野黨人不能活動，加上嚴禁集會遊行，致使共黨的外圍團體，無法興起反政府風潮。

更重要的，馬可仕在此一期間，大事向外貸款，從事興修水利，發放農民貸款，及放領公地給佃農，表明將達成「耕者有其田」的目標。在興建公營企業的同時，馬可仕大力鼓勵外商投注資金，國內工商企業者興辦工業，開展外資，使先前的失業率大肆降低。軍法政府的對外政策，不再對華府亦步亦趨，在與東歐國家和北平建交後，亦與蘇聯互派使節。這對非共而言，不僅已使它在國內沒有外圍團體爲其作伥，其國際上的支援線亦因與中蘇共建交而降低，無怪當時有大批非共軍紛紛棄械投降^⑤。

不過任何國家的共黨，一貫都是伺機進退，當周遭環境已迫使它的運動不得不進入低潮時，其屈服投降的，並不包括它的基本勢力，所有基幹份子，只是隱匿潛藏，等候有利時機，再將高潮掀起，非共在馬可仕執政期間，斷不會不遵守「共產國際」的此項規律。至馬可仕政權對非國社會改造，於大力壓制地主豪門及反對黨後，不久又興起了裙帶關係集團，不但在政府用人唯親，對工商企業，更不惜以大批公款支持帶故沾親者在商場競爭，馬氏夫婦以及政府高官，都可以官股分肥，新興的豪門對平民剝削壓榨，較先前的地主豪紳尤有過之。由於官吏大都與新豪門有關，平民受害時，更無處申訴，此乃非共重振聲勢來由之一端。以致馬可仕不得不自動宣佈結束軍法統治，重新舉行選舉^⑥。

至於非共「新人民軍」其所以能擴大實力，使赤色烽烟迅速擴大升高，更是出於馬可仕擴編三軍而爲淵驅魚所使然。非國防軍原先只有保安部隊六萬人，自軍法政府成立，爲對付菲南摩洛民族叛軍及非共叛亂，遂將三軍大肆擴編——由六萬兵員擴充到了廿五萬之衆。同時與華府重訂基地條約，商定每隔五年即重訂新約，美方在五年期間應付基地租金九億美元，作爲軍經援助，此即菲國大量擴軍的財源。無奈掌握軍權的參謀總長魏爾，在軍中用人唯私，仗勢欺人而目無法紀，不但敲詐勒索，甚至綁票擄人，以致受害者自投梁山，正便於共軍裹脅羣衆擴大叛亂。

非共「新人民軍」，所以能使先前不到三千人武力，擴充到目前的一萬六千之衆，實乃官逼民反所致。至於共軍的武器彈藥，在外援被控制下，亦大都得自政府軍手中——除從戰場上擄獲外，且可經由軍火商人之手，得自盜賣械彈的官兵。以致非政府擴編的三軍，爲圖私利而不惜暗中成爲非共叛軍的同路人。尤其自艾奎諾在機場被害事件發生後，反馬可仕已深入全菲人心，民族主義者更容易被共黨策動，與右派聯手興起反政府怒潮^⑦。

註⑤ 羅石圃著，△菲律賓解除軍法統治的經緯與難題▽△問題與研究▽月刊，第廿卷、第五期。

註⑥ 同註⑤。

註⑦ 羅石圃著，△馬可仕面臨新危機▽，臺北△中央日報▽二版專欄，一九八六、二、廿四。

(三) 菲共外圍團體在擁艾政黨中之角色

以「化悲忿為力量」一詞，形容非人對艾奎諾被害後，一致加入反馬可仕運動的行列，可謂十分恰當，尤其在馬可仕宣佈提前選舉總統時，全菲人民大都熱望艾奎諾夫人參加競選，至她表明：只有得到百萬人簽名，她才願意出山與馬可仕在選場上一較短長，果然獲得百萬人簽名使她不得不從事競選。值得注意的，是支持她與馬可仕競選的，為在野的各反對黨組成的「反對黨聯盟」，包括勞瑞爾領導的「統一民族民主組織」(UNIDO)，及新成立擁護艾奎諾夫人的「人民鬪爭聯盟」(POP-LABAN)。除「自由黨」、「民主黨」為支柱而外，還有左派各政黨亦一併參加，其中最引人注目，乃為左翼聯合機構——「巴揚」(Bayan)⑨。

「巴揚」，非語為「民族」，其全國執委會雖屬五十六個成員組成，但其屬下的團體，則有五百個，並宣稱支持者，超過一百萬人，此中如「五·一運動」、及「菲律賓學生聯盟」，都是由共黨在幕後操縱。在溫和派反對黨勢力並未伸入的外省地區，「巴揚」顯得尤其強大活躍，溫和的反馬可仕團體之所以退出「巴揚」，便是由於認清了它深受共黨的支配。至於以「自由黨」、「民主黨」為主角的「人民鬪爭聯盟」，何以在早期容許被美國指為共黨前線組織的「巴揚」參加？此中因素約有下列數端⑩。

首先是「自由黨」、「民主黨」及艾奎諾夫人等，認清「巴揚」在廣大鄉村中，早有組織分佈，其實力足可與執政的「新社會運動黨」抗衡，其中且有不少成員只著眼於推翻馬可仕獨裁政權，俾便恢復民主，並不同意共黨亦化菲國的野心企圖。為爭取廣大鄉村的選票，何妨讓它加入聯盟。其次是「巴揚」屬下的成員，或有認為藉選舉以掀起暴亂，大可因風煽火，混水摸魚，再以羣衆戰場配合叛亂戰線，俾適合共黨的要求，或有被逼而加入左翼團體者，只祈望藉艾奎諾夫人的聲望，在大選中得以取代馬可仕執政，使他們所受的迫害得以解除，因而樂於參加「人民鬪爭聯盟」。

由於艾奎諾夫人在競選開始時，即表明對「新人民軍」將從事對話與停火，赦免一切叛亂份子，釋放所有政治犯，承認非法共產黨為合法政黨，即可窺知她獲得「人民鬪爭聯盟」和部分「巴揚」成員的支持，曾有所妥協與承諾。這便是非新政府謀求與共軍和談的來龍⑩。

註⑧ 梁上苑(南亞研究所研究員)撰，*菲律賓的總統競選*，香港《大公報》，一九八六、一、四、五，二版專欄。

註⑨ 威廉·布藍金撰，李凌干譯，*科拉桑能收拾菲殘局嗎？*，*南洋、星洲聯合早報*，一九八五、十二、廿四，七版。

註⑩ 同註⑧。

(四) 共黨對大選馬、艾勝負之估測與立場

若問擁護艾奎諾夫人競選總統的——「人民鬪爭聯盟」，何以在大選即將屆臨時，與「巴揚」分道揚鑣，而無視於影響廣大鄉村的票源？此中因素雖十分複雜，但雙方冰炭不能相容的目標分歧，到了爭端焦點時，便唯有各行其事。從「巴揚」而言，有不少人認為可以利用艾奎諾夫人出來競選而推翻馬可仕，亦可藉此造成競選中的暴亂，為共黨重開羣衆戰場，與武鬪戰場旗鼓相應，不過，斷不能讓艾奎諾夫人取代馬可仕政權。

非共在大選之前，對參加競選雙方勝敗的看法判斷，據美國公華盛頓郵報的報導可知，一九八五年十二月十五日，被囚禁的非共前主席施森 (Jose Maria Sison) 發表看法，預測馬可仕為確保在未來二月大選中的勝利，將猖狂訴諸詐騙與恐怖手段以保持政權。這封從軍部監獄中帶出的信函中並指出：「世間沒有任何一個法西斯獨裁政權，容許本身在自己造出來的和平手段下，被對手擊敗而喪失其權位。參與競選的在野黨，既沒有時間，也沒有途徑戰勝馬可仕，更無法制止他指使軍隊施壓，及利用大眾媒介為其傳聲筒」。

此項報導按著引述非共對大選的看法，認為艾奎諾夫人如果輸了，「革命」運動將繼續得勢，因為較溫和的反馬可仕人士，會感到自己受騙，遂不得不唾棄選舉之途；另一位左派人士說：如果艾奎諾夫人僥倖獲勝，選擇「革命」的人，在鬪爭上勢必大受阻撓。且預料屆時美國將投下鉅資對民選的非國新政府大力支持，造成「革命」工作更加艱困。由共黨對大選所表明的立場可知，共黨認定馬可仕沒有在選戰中失敗的可能，且明白指出只有馬氏再執掌政權，才會對共黨的鬪爭有利^⑩。

「巴揚」既然是非共的外圍組織，在幕後控制它的非共，到了大選前夕，自然只有勒令此一組織，儘速退出支持艾奎諾夫人競選的「人民鬪爭聯盟」，因為懲惡她出面競選與馬可仕對陣，可以再掀起非人對艾奎諾被害的悲忿，在選場上化為反馬可仕怒濤，共黨的羣衆戰場便可重開，武鬪戰線亦可升高擴大。換言之，共黨之目標在將艾奎諾夫上護送上了樹，再抽出扶梯，俾利用大選製造暴亂。

(五) 反對黨聯盟推出候選人形成的風波

組成「反對黨聯盟」的兩大支柱——「統一民族民主組織」，及以「自由黨」、「民主黨」為骨幹的「人民鬪爭聯盟」，對

註⑩ 同註⑨。

「巴揚」在聯盟中的去留，顯然另有戰略企劃。由於「巴揚」屬下的五百個團體，政見複雜，其中只有少數人主張推翻馬可仕政權而墜入了共黨殼中，但並非完全唯共黨之命是聽，艾奎諾夫人遂認為大可爭取持此種立場者的同情。

「巴揚」決然脫離「反對黨聯盟」，在表面上，乃基於兩項原因：一為此一左翼政團要求艾奎諾夫人在競選政綱中，須標明實現「土改」——將地主擁有的田地分給佃農；二為收回美軍在菲基地，不允在菲國領土上有外國駐軍^⑩。艾奎諾夫人及其競選的智囊自然無法接納該項條件，列入政綱的，只標示：「關於美軍基地，將取消美軍基地以維護主權，但並非立即取消，若在一九九一年期滿後仍須保留，應付諸全民表決……」。對土改分田，政綱中則並未標出^⑪。菲共定然會不許此一外圍政團再支持她在選場上贏得勝利而掌政權，何況又另有其他因素，使共黨確認她沒有在選舉中獲勝的可能。

「反對黨聯盟」，於今年元月初，為了討論在大選中應採取的各項戰略措施，曾舉行多次集合協商，對許多預料的障礙，雖大都決定了排除的方案，但在候選人提名問題上，則發生勞瑞爾與艾奎諾夫人雙方爭持不下，因而造成聯盟破裂，接著勞瑞爾逕自登記為總統候選人。鑑於艾奎諾夫人競選總統，支持她的政黨「人民鬪爭聯盟」乃倉促湊成。勞瑞爾以其在「國民議會」反對黨之資格，可以派出監選團，監督投票計票過程，以防馬可仕集團為所欲為。

(六) 菲共抨擊艾奎諾夫人恰好為她反共作宣傳

至勞瑞爾與艾奎諾夫人雙方的爭端，經由菲國天主教大主教辛海美的從中溝通，終於決定聯手競選，合力與馬可仕在選場上一較高下，以艾奎諾夫人為總統候選人，勞瑞爾為她的搭擋，競選副總統，並承諾掌握政權後，將內閣總理一席，交由勞氏以副總統兼任^⑫。面對大選情勢如此重大轉變，全非正義人士都因此甚感欣幸時，菲共對其黨徒及外圍組織退出「反對黨聯盟」的策略，是否會改弦更張？促使其重返反對黨陣營？然而菲共在此一期間，仍然在號召黨徒，抵制大選。

據今（一九八六）年元月五日法新社馬尼拉電稱：菲共呼籲黨員抵制二月七日的大選，引述菲共中委會在前一天發表的備忘錄，稱此次選舉乃為「當地反動派之間，進行一次毫無意義的喧囂競選爭奪」……共黨又指摘艾奎諾夫人，沒有明確的政治綱領，且稱在此前幾日，與菲共有聯繫的左翼團體——「正義」、「自由」和「民主全國聯盟」，都號召抵制這次「虛偽」的選舉。

註⑫ 臺北《中國時報》一版「國際瞭望」欄，A柯拉蓉與菲共談判無結果，一九八六、三、廿六。

註⑬ 同註⑧。

註⑭ 同註⑧。

馬可仕亦以艾奎諾夫人與菲共有聯繫，作為他競選宣傳的中心，且指其夫艾奎諾乃為菲共「新人民軍」創立人之一。菲共發表此一文件，等於在為艾奎諾夫人反擊馬可仕的此項宣傳^⑮。

不過菲共的此一備忘錄，重點在抨擊艾奎諾夫人的競選政治綱領不明確，沒有標出將美軍基地全部收回。菲共地下刊物——《人民報》於上年杪出版的一期，明白指摘美國鼓勵非人參與選舉，以便將人民——特別是「中產階級」，從「革命」道路上轉移，華府且企圖——通過這些選舉，為當地「反動派」規定和平鬭爭的規劃與程序，俾便權力順利轉移。馬尼拉一名游擊隊支持者說：大赦菲共，只是艾奎諾夫人十分天真的主張；他並指出「新人民軍」，不僅反對馬可仕專政，而且為了結束美國對菲國的支配將繼續鬭爭……將不會因她在選舉中獲勝便放下武器。

他接著指出：「……我們會先探究她具有多少真誠，以及是否可以控制軍隊……然後再決定談判停火，從而探究她的立場如何？但不能同意以放下武器作為停火條件，「新人民軍」手中如果沒有武器，便沒有談判的本錢。」他更明白標出：「新人民軍」要鬭垮的是現「體制」（資本主義制度），而艾奎諾夫人不屬於羣衆，只是買辦地主階級的成員，在未來的衝突中，她會站在她的階級基本立場^⑯。一般都了解，共黨對談判的解釋乃為「用口用筆不使用刀槍的戰爭」，而邊談邊打，藉以瓦解敵方的鬭志俾使自己勝利進軍，此在世界各國與共黨談判中均已獲寶貴的教訓，惟何以艾奎諾夫人新政府不引以為戒，仍寄望與菲共和談呢？

(七) 新政府與共軍和談有兩派分歧

艾奎諾夫人接掌政權之初，立即宣佈釋放所有政治犯，其中以共黨份子居多，只有菲共主席施森及其他三名共黨高幹，因軍方的堅決反對，而仍在囚禁之中。繼後在艾奎諾夫人之堅持下，國防部長安利爾和參謀總長羅慕斯，不得不服從艾奎諾夫人的命令，讓此四名菲共領袖恢復自由。然而菲共並沒有因新政府頒佈對共軍停火命令，而停止其各地進行襲擊戰爭，據三月廿三日菲通訊社報導：自二月廿五日馬可仕政權被推翻以來，「新人民軍」所發動的戰事，共有一百廿四次——包括襲擊、伏擊、暗殺等暴行，約有二百名士兵、平民和六十名叛軍喪生^⑰。

不過正當安利爾公開批評艾奎諾夫人對共黨叛軍停火，及下令釋放約五百名政治犯——包括共黨要人，並不能達成和談要求

註⑮ 首港《星島日報》，一九八六、一、六，三版。

註⑯ 同註⑮。

註⑰ 法新社馬尼拉電，香港《星島日報》刊載，一九八六、三、廿四，二版。

時，非共游擊隊則表明：並未關閉談判之門。路透社駐菲記者於三月廿五日引述左翼「全國民陣線」(NDF)主席蘇米爾的話稱：至目前為止，並未接獲艾奎諾夫人政府和談的提議。他在秘密基地會晤記者時稱：「革命行動是擁護和平的，但必須是有原則的和平，而不是暴君式的騙局」。他指出新「人民軍」及左翼團體，對馬可仕政權被推翻非常歡迎，對新政府的停火呼籲，斷不會充耳不聞^⑩，可見停火談判，已獲得了非共叛軍的積極反應。

到四月初，菲國新政府雖表明已接獲叛軍談判的建議，政府將派遣特使與叛軍作初步的接觸，惟在四月中旬，政府方面透露：所派遣的與叛軍作初步商談的特使，姓名保密。菲國新政府施政大都劍及履及，何以獨對與共軍談判一事，如此拖泥帶水？而所派的特使姓名，又何以秘而不宣？此中原因，乃是新政府對此一政策，有分歧的兩派意見。菲國軍方確認共黨叛軍斷無投誠的可能，其談判停火的建議，不切實際，早在季里諾政府時代，曾與非共談判謀和，結果徒使非共將叛亂擴大升高，殷鑑不遠，遂認為艾奎諾夫人呼籲的與共軍和談，只是緣木求魚，乃墜入了共黨彀中。

然而副總統兼內閣總理勞瑞爾，則認為非共所裹脅的戰鬥員，絕大多數都是受迫於前政府的官吏及軍警而逼上梁山，其願望只在將專制政府推翻，再恢復民主自由，便於顧足矣，因而他保證已恢復了民主政制的新政府，只要與共軍和談，共軍必將有百分之九十會棄械投誠。所以勞瑞爾等一批人，支持艾奎諾夫人與共軍以談判停火的主張。此外大主教辛海美等教會人士，亦與勞氏對共軍的見解相同，一致同意艾奎諾夫人所提出的與共軍談判達成和平的主張^⑪。

(八) 結 論

非共建議與新政府談判停火，其中附有兩大條件：(1)為實施「土改」；(2)為將全部收回美軍在非基地。此兩大前提，都是政府無法應允的，前者乃為擁有土地者的豪門斷不會允許的，從菲國獨立以來，屢次由政府擬訂的土改分田方案，無不遭到國會的否決，基本上乃由於大地主們大多數都為國會議員，豈肯將田園土地讓給佃農？當前在新政府的要員，如艾奎諾夫人，其娘家「許寰戈」家族，和夫家「艾奎諾」家族都屬大地主，而勞瑞爾家族，更是田園阡陌相連，其他政府官員，亦無不是大地主。未來膺選進入國會的議員，亦不例外，可見非共所提出的「土改」要求，艾奎諾夫人政府無法接納已很顯明。

至於收回美軍在非所有基地，美方既已明言：在西太平洋區域，代替在非的軍事基地難求，切盼「蘇比克灣」、「克拉克」

註^⑩ 香港《華僑日報》談判之門未關閉，一九八六、三、廿六，二版。

註^⑪ 同註^⑩。

等處美軍基地，於租約期滿後，繼續保留使用權，俟尋覓到合乎理想的地區後，再將在非軍事基地遷移^②。從此一由五角大廈告訴參院一個小組委員會的話，即可窺知華府不能不保留在非基地的苦衷。其實非國在國防方面必須倚賴美軍之協防，在經貿上亦須美商投注資金發展工商業，及非國商品不能失去美國市場，華府對非政情的關切備至，以至支持艾奎諾夫人政府恢復民主政體，無不與在非軍事基地有關。基地一旦收回，不僅切斷了美菲的血肉關係而軍經援難求，其他各國外資，亦勢必不敢再注入非國，這便是艾奎諾夫人在政綱中對此標明，美軍基地是否續租，須取決於全民的來由。

在新政府一再呼籲停火談判聲中，已有共黨幹部一千多名自首投誠，駐軍第三步兵師長，已親赴內格羅斯島，主持受降儀式^②，繼後其他各地，也陸續有共軍棄械投誠，顯示共黨陣營之中，若干共軍並不支持共黨中央向政府提出的兩大前提，甚至等不及談判開始，即已棄械投誠，可見當前的非共及其武裝部隊，在面對新政府的和談呼籲下，已有部分動搖之跡象。

展望前途，有跡象顯示：非共領導中心，並無法確切制其部屬及左翼外圍份子，堅持武鬪奪權的基本立場，其結果勢必造成爲逃避馬可仕專制政權的迫害而上梁山者，將分別接受新政府特赦號召而歸誠。只有一部份死硬派，仍然認爲槍口可以出政權而繼續叛亂，但一時無法使烽煙擴大升高。尤其是在政府軍大整軍紀後，使先前逃避軍方壓迫的羣衆已不再投效非共，且亦失去了軍人盜賣軍火的供應來源，所以只有潛伏待機而動了。

註② 臺北《中國時報》入美稱願再承租基地，一九八六、四、十二，四版。

註② 美聯社宿霧電，香港《星島日報》刊載，一九八六、三、廿五，二版。